十月革命的两大教导

——新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

文|新意大利共产党 译|Shola-e Javid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感谢在荷兰的菲律宾难民(FREN)、国际人民斗争联盟(ILPS)和人民力量国际团结与群众动员(PRISMM)的同志们给我们机会向参加本次大会的同志分享我们党对十月革命留给我们的两大教导的看法。

我们可以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 1917 年夺取政权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布尔什维克党掀起的全球革命与斗争浪潮中汲取许多教诲。我们也可以从,而且也必须从上个世纪下半叶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苏联共产党后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衰落中吸取许多重要的教训。我们相信,对我们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两大教导是:

- 1. 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战争(revolutionary people's war)。在这场战争中,党以工人阶级和其他被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的自发斗争为杠杆(lever),动员、组织和领导这些阶级,直到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活动的公共和有计划的管理,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参与管理社会生活)。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恶化和他们的不宽容与不满而爆发的结果(event)。这不是使得共产党控制国家政府的人民群众的起义。它不是一个自发的事件(event)。它绝不可能是一场由于资产阶级强加给人类的灾难所导致的在世界各地同时爆发的"世界革命"。因为人民群众通过实践证明共产党能够领导他们,他们的战斗意志在一步一步地增长。但如果共产党长期错误地领导他们,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也会逐渐耗尽,并且共产党也会丧失掉领导权(hegemony),以至瓦解或变色。
- 2. 共产党只有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本国具体实际和国际背景下加以运用和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给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人民群众指明正确的方向。共产

党最重要的特性(quality)、团结的主要基础和活动成功的主要因素(factor)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conception),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科学。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并由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所发展的科学。他们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证实了这一点。共产党不仅是英勇的战斗组织,它同时也是推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其他阶级的斗争的先锋队。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和领导革命人民战争,以在本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与其他国家的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合作。

这两个论点在我们的小册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需要辩论的四个主要问题》和我们的《纲领宣言》中有更详细的介绍。我们不指望在这儿用短短几句话说服那些还没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理解这两个论点的同志。我们只想说,凡是持之以恒且毫无保留地追求共产主义运动新生的人,必然会得出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然后我们就会携手共进。

当然,有些同志会感到奇怪,我们从十月革命与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成功经验中只汲取了这两个教导。还有些同志会感到奇怪,我们把这两个教导综合在了我们领导活动的科学——马列毛主义中。很明显,我们可以得出其他教导。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上看待人类社会的性质和历史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的同志,很容易理解它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这两个教导特别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和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撰写的导言中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教诲,但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取得的胜利赋予了它们权威。

这些也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4-5 月)中明确指出和论述的教导。为了向共产党阐明俄国革命的普遍意义,他不是从 1917年 10 月的起义,而是从崛起了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工人群众的局限,共产党人必须把它灌输入工人运动。《怎么办》1902年)的 1903年开始阐述的。实际上,列宁指的也是前几年俄国的阶级斗争。所以,列宁讲的就是持久革命人民战争(protracted revolutionary people's war),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词。列宁向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指出,俄国革命的这些经验是不可或缺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当时来自第二国际:也就是说,他们来自十几年来年来限制激进的革命主张并参与资产阶级机构内的政治斗争的政党,尽管他们有英勇的奉献和牺牲。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表现出了作为革

命党的无能为力。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地方,列宁反复批评了第二国际左派的代表,这些共产党的许多倡导者就是从那儿来的。他说,他们是在脱离现实地宣扬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行动方式来推动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得出的这两条教导是列宁向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表明的基本特性,这些特性是"他们近在咫尺和不可避免的未来的某种东西,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列宁将继续重复这些教导,直到 1922 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止。斯大林以他的名义恢复了它们,但无济于事。没有一个共产国际的欧洲共产党,尽管他们大多数是英勇的斗争组织,吸收了这些教导。安东尼奥·葛兰西尝试做到这一点,当时共产国际在 1923 年秋季任命他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无论如何,也只有葛兰西这么做了。但他的工作被法西斯主义切断,法西斯自 1926 年以来一直监禁他,直到他去世。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吸收这些基本教导,所以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长期革命形势下,他们都没有能力进行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他们没有突破第二国际的社会党的局限,他们两者都没有能够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因而这使得现代修正主义者占上风,而陶里亚蒂是他们的先驱。这是证明这两个教导的正确性的反证。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和国际上的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生的任务。欧洲、美国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组成的帝国主义集团国际共同体将灾难性的道路带到了这个世界的每个领域。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能够看到使之成为可能的前提。自从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人类的历史不再主要依靠资产阶级来推动。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在其试图通过窒息、压制、隔绝、腐化共产党来拼命延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寿命身上凸显地淋漓尽致。因此,有意识和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限性是今天困扰人类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吸收和应用第一次伟大的成功革命的教导,十月革命是属于我们每个国家的。